

北方方言词法与词类特点例说

曹晋英,周玉曼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本文探讨了北方方言内部词法和词类的语法特点,以期更好地解决现代汉语语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北方方言;词法;词类;差异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4-0026-02

普通话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各方言土语与汉语语法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北方方言内部的一致性更大,可是枝枝节节的差异却也不少,要作为普通话语法规范还必须经过加工提炼,才合乎语法规范,被大众所接受。本文并不企图对北方方言语法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只探讨北方方言内部的词法、词类的语法特点,权作引玉之砖。

一 词法

汉语语法的构词和构形方法,主要有以下几项:重叠;附加(词头、词层、词腰);内部曲折(声、韵、调的变换、轻声、合音);复合。

这四种方法由于语音的演变,有时可以错综结合。例如北京口语里,人称代词的复数式是在单数式后面加“们”,如“我们”、“你们”、“他们”。这样合音或连音变化的结果使人称代词的基本形式起了内部曲折,可以说是人称代词的双数式或复数式的萌芽。又如“儿”尾本来是附加法,但由轻读而变成前一音节的韵尾,逐渐在北京口语里发展了一批丰富的儿化韵。这一直被当作语音问题看待,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词法问题,已受到许多语法学家的重视,因为儿化韵在北方话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1、重叠

重叠法在普通话里应用在五个方面:量词或名词重叠表示“每”或“每一”,如“个个”、“天天”;亲属称呼如“爸爸”、“姐姐”;少数常用名词如“星星”、“蚰蚰”;形容词重叠并加语尾表示强调,如“高高儿的”、“慢慢儿的”;动词重叠表示尝试一下,如“看看”、“尝尝”。

北方方言也应用重叠法。西北方言有一定数量的叠音名词,如西安话:“帽帽”(小帽儿)、“布布”(小块布)、“水水”(少量的水或醋)。西安话单音名词重叠并儿化后还可以作形容词用,如“这菜水水儿的”(水分很多);或者作另一名词的定语(不儿化),如“盒盒粉”(用盒子装的粉,不是散装的)、“瓶

瓶酒”;或者附加在另一名词前面构成新的名词,如“包包白菜”(洋白菜)、“笼笼肉”(粉蒸肉)。尤其突出的是,西安话度量词或指示词也可以重叠。度量词重叠表示计量方式,如“这米不卖升升”(不按升卖);指示词重叠表示所指出具体位置,如“你们站在这这等着”(你们站在这等着)。

再以洛阳话为例。双音形容词的重叠可以有三种形式:ABB、AAB、ABAB。如:

牢实——这双鞋牢实实的,很经穿。

囫囵——囫囵囫儿一个馒头,他一下子吞进去了。

现成——什么都现现成的或什么都现成成的。

雪白——雪白白、雪白雪白。

喷香——喷香香、喷香喷香。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重叠法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语法手段,可是在不同的方言里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或领域发展,而在同一个方言里,由于应用在不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语法作用或语法意义。

2、附加

词头和词尾的附加是汉语的一种构词法。北方方言也很普遍。

首先看词尾的附加。北方方言最常见的词尾是“子”和“儿”。“子”一般自成弱化的轻音节,“儿”大部分都变成前一音节(词根)的韵尾了。北京话“儿”尾和“子”尾名词可以含有大小、爱憎的意味。

至于每一种词形在具体词汇中应用范围的广狭,可以说是类推作用的结果。类推作用对一个语言或方言的语法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普通话人称代词和人物名词后面加“们”表示复数,如“我们”、“同志们”、“同学们”,可是人称疑问代词“谁”没有复数式。河北蔚县话却有“谁们”、“树们”、“衣服们”。这是方言语法中类推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

其次是词头的附加。亲属称呼前面冠以“阿”,如“阿爹”、“阿哥”、“阿姐”、“阿妹”,“老王”、“老五”

(排行第五),“老兄”这类亲密称呼很普遍。可在河北一些县,“老”是排行中最小的意思:“老姑”、“老叔叔”、“老儿子”。

最后是词腰或词嵌。汉语词法里只限于特种词语。北京有的地方说“知不道”,也许是根据“看不见”、“拿不动”的格式类推出的。我们能说“看得见”、“拿得动”,而“知道”或“晓得”是单纯词,一般不能嵌入“不”或“得”。“知道”、“晓得”、“看见”、“拿动”,每个词都有特殊的含义和功能,在词法的分析研究上不能简单地归为一类。

3、内部曲折

所谓内部曲折即是狭义的形态变化,专指声、韵、调的变换和音素的增减。方块汉字一般不能表示这类语音现象,所以古汉语里也许有些内部曲折现象已经湮没,无从了解了。遗留下来而为我们熟知的例子如“卖、卖”、“好、好”,是利用声调的变换表示词义和词性的不同。

4、复合

复合是合成词的一种方式,汉语双音词所占的比重很大。并列式复合词的两个词素原来也许是两个单音同义词,所以次序的颠倒多半不影响意义,例如“力气”和“气力”,“讲演”和“演讲”。

二 词类

词的分类,特别是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类,是汉语语法的一个重大问题,至今仍没有公认的见解和解决办法。方言语法里也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例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1、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

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的特点,在北方方言里是比较一致的。

普通话指示代词的基本形式以“这”、“那”组成,北方方言也基本一致。

疑问代词“什么”和“怎么”,北方方言内部大体一致,只是各地发音起了变化:

什么——啥、甚

怎么——咋

“啥”和“甚”都是“什么”的合音,有些地方两种

和三种形式同时并存。“啥子”是后起的形式,东北通行。

北京话“哪”是远指代词“那”的询问式,重读并变换声调,多半用于方位和时间的询问“哪儿”、“哪会儿”,或带有选择的意思“哪一个”。

2、动词的“体”或“时态”的形成

普通话里表示动作的完成往往用两个“了”字。比如:“他吃了饭了”,第一个“了”字是动作的词尾,第二个“了”字是句尾语气词。每个“了”字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可是在整个谓语形式里几乎是不能分割的,“他吃了饭了”并不等于“他吃了饭”或“他吃饭了”。一个句子的语气除了轻重音,抑扬顿挫外,往往还需要一个语气词才能表达完整的节律,这是汉语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陕西方言有些地方的话便是利用语调来表示动作的完成的。这种语调是语气所形成的内部曲折,体现在声调和韵母的变化上,因而有时需要,有时并不需要句尾语气词,如:

抓——抓一把泥(抓了……)

赔——赔本啦(赔了……)

簸——簸一斗米啦(簸了……)

上面这些动词,在句子里头由于声调——语调的变化,使韵母延长或元音开口度加大而改变了音色。这些形态曲折决不是方块字所能表示的。

北方方言动词进行态还有别的表示法。例如“坐着吃比站着吃好”、河北怀安话是“坐的吃比站的吃好些儿”。

3、“得”和“不”的嵌入

普通话复合动词或动补结构中间可以嵌入“得”和“不”表示可能和不可能。如“看得见”、“拿得动”、“吃得完”、“看不见”、“拿不动”、“吃不完”。北方方言里有些不同的格式,如洛阳话说“能拿动”或“不能拿动”。

4、形容词的不同程度,方言里有些特殊的表示法

北京话常说“挺好”、“满好”,很可能是从不同的方言里吸收进来的。河北各地多半说“挺好”,不大说“很好”、“好得很”,洛阳话是“好哩很”或“通好着哩”。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2]郑剑平.普通话理论与实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4]雨果.《克伦威尔》序言[A].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83.
 [5]钱学森 刘再复等.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21.
 [6]鲁迅.坟·我之节烈观[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39.
 [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8:991.
 [8]鲁迅.华盖集续编补编·《阿Q正传》的成因[A].鲁迅全集光盘版[M/CD].北京: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978.
 [10]李煜昆.鲁迅小说研究述评[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256.
 [11]杨辛,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75.

A'Q: A Combination of Tragedy and Comedy

JIANG Dao-w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Kangding Nationalities' Normal Academy,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What on earth is the aesthetic appearance of A'Q image? Is it a tragedy or comedy? That cannot be decided easily. According to Luxun's definition of tragedy and comedy, we can see in A'Q something precious and something shameful, namely, both valuable and valueless things. From this we have some reasons to say that A'Q image has the aesthetic appearance of both tragedy and comedy and A'Q is a typical combination of both tragedy and comedy.

Key words: Tragedy and Comedy; Combination; Aesthetic Appearance; Substantive Character; Aesthetic Meaning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7页)

CAO Jin-ying, ZHOU Yu-ma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y and parts of speech in Chinese northern dialec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Northern Dialects; Morphology; Parts of Speech; Differe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